

# 邮票上的“国家名片”

□ 张良

台州黄岩的东官河碧水悠悠，天长南路的市井烟火里，坐落着一座黛瓦枕河的江南古宅。它无雕梁画栋之繁复，无高墙深院之威严，却凭一身清雅风骨，在1986年跃然原邮电部《浙江民居》邮票之上，这就是成为代表地域匠心与人文温度的“国家名片”的桂桥别业。

桂桥别业的灵魂，系于晚清及民国的乡绅名士朱文劭。这位光绪三十年（1904）的进士，亦是当年与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同赴日本学习法政的首位黄岩籍留学生。留日期间，其积极参与国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归国后，曾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等职，为官清廉务实，心系民生。

朱文劭才情横溢，被誉称“台州五才

子”之一。蔡锷将军病逝，他代小凤仙拟就挽联：“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此联对仗精工、情真意切，道尽乱世知己悲欢，令人击节叹赏，一时传诵大江南北。

1927年朱文劭告别宦海归乡，热心家乡公益事业，修桥铺路，兴教助学，整理文献典籍，守护乡邦文脉，并为1949年和平解放黄岩作出重要贡献。归隐期间他修葺了天长南路祖宅，题名“桂桥别业”。宅名既寓意地处双桂巷又点明临河傍桥，隐含文人归园乡居的恬淡；宅内有“乐恒轩”，便是他读书会友、静心治学的精神一隅。

桂桥别业的魅力，除业主的人文故事之外，更在于它的建筑美学。它是浙东沿海民居的活态标本，跳出江南古建

筑的常见范式，每一处景致构思都藏着别样新意。宅院最具辨识度的，便是“奋斗楼”形制，这是它能从浙江众多古建中脱颖而出，跻身国家邮票的核心缘由。

黄岩濒临东海，常年受台风暴雨侵袭，先民们便因地制宜，创造了前高后低、形似奋斗的独特房型。桂桥别业整座宅院为三层穿斗式木结构，悬山顶屋檐出挑深远，层层腰檐错落有致，朝河一侧巧借地势打造三角阁楼，造型灵动雅致。后檐低矮无窗，筑牢抵御风雨的屏障；前檐延展成敞廊，既是避雨休憩之处，又可添临水闲坐的诗意。这是顺应自然、突出天人合一哲理的智慧结晶。相较于徽派建筑的粉墙黛瓦、精雕细琢，桂桥别业尽显浙东民居的质朴本真。宅院就地取材，青砖石板筑就外墙，坚固耐用且抗风防潮，内部木构保留天然肌理，不施浓艳彩绘，仅在台门、屋脊处做简约灰塑装饰，素雅端庄浑然天成。

为弘扬民族建筑的优秀传统文化，黄岩区政府近年在东官河畔重建了桂桥别业。值得赞赏的是，重建工程没有改变原有形制，而是完整地复刻了此宅的原生韵味。浙江境内古民居多受徽派建筑影响，形制风格大多趋同，而桂桥别业的大屋盖、深出檐、奋斗造型，独树一帜、辨识度拉满，游客漫步其间，温润河风穿廊而过，裹挟着草木清香与老城烟火气，避开喧嚣人潮，在这张“国家名片”里领略着独特的浙东古建筑韵味。



杜鹃花（映山红）（彩色钢笔画） 陆锡民作

## 不计较的智慧

□ 叶振环

的退让，不是懦弱，而是大智慧。

计较，其实反映了一个人的秉性修养问题。控制好自己情绪，不仅是为了尊重别人，更是为了保护自己。情绪是一匹烈马，驾驭得好，可助我们驰骋千里；驾驭不好，便会将我们摔得粉身碎骨。晚清名臣曾国藩一生修身处世，尤重“忍”字。他在家书中写道：“凡事当有远量，不可逞一时之快。”正是这种“忍”的功夫，让他在宦海沉浮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我有一位朋友，多年前因工作上的事与同事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到了要打官司的地步。后来他选择了退让，辞了职，自己开了家小店。多年后再见，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经营着三家分店。谈起往事，他笑着说：“幸亏当初没计较，现在想想，那些事根本不值一提。”是啊，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它能让我们看清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过眼云烟。

退一步海阔天空，不是懦弱，而是明智。梧桐叶落又生，棋盘上的胜负终会被人遗忘。而那两位老人，或许早已明白，人生如棋，落子无悔，与其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不如享受对弈的乐趣。这，大概就是不计较的智慧吧。

快人快语

傍晚在某公园遛弯，梧桐树下，两位老人正为棋盘上的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把棋盘都掀翻了，不欢而散。这情景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县机关共事的老张和老李，本是几十年的老友，却因一句玩笑话生了嫌隙，从此见面形同陌路。人生在世，这样的事何其多。其实，有些事真的没必要去计较，回头看看，每个细节都是答案。

所谓计较，无非是对他人有意无意的亏待、轻蔑和失礼心怀不满，时时想着报复，刻刻念着发泄。起初不过是几句言语上的交锋，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渐渐地，言语变成了行动。更有甚者，因一时之气，竟造成人身伤害。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大多因计较引发，相反，大度忍让，就会风平浪静、海阔天空，矛盾就会消散在萌芽之中。《史记》中记载的“将相和”故事，应该是世上不计较的典范。廉颇居功自傲，屡次羞辱蔺相如，而相如却“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甚至“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门客以为他胆小怕事，相如却说自己“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蔺相如

忆往昔

## 远去的给水站

□ 侯宝良

说起上海曾经的给水站，在上世纪老城改造前，那是司空见惯的。尤其是棚户区、城区边缘的城中村，居民用水既没就近河流，又不可随意打井，于是自来水公司为改善这些没铺设水管到家的居民的用水情况，在居住点附近一处空地上铺平水泥地，砌起大水池，池子里盛着干净水，有水瓢供舀水。边上安装了一些水龙头，以便大家分散用水。给水站由专人管理，出售竹筹，凭筹用水。这也是为当地老百姓办了一件实事。日后这里就成了附近居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地方。

每天从清晨到中午前，这里成了居民

最热闹的地方，菜场买菜回来的阿姨妈妈在此拣菜、洗菜，淘米。有荤腥鱼肉在此洗净也方便，湿垃圾顺便丢到就近的垃圾箱，回家也干净了许多。这里也好似信息集散地，与来挑水、用水的邻居一起拉拉家常，家长里短讲讲“小道消息”非常热闹。周围邻居一有新鲜事情，难逃这里的耳目。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了，谁家孩子与哪家的姑娘相好，都是口无遮拦的谈资。要说石库门蕴藏邻里情，这里同样演绎民间真善美。遇到清洗被褥、床单之类的大件，你别怕一个人拧不干，大家看见都愿意上来搭把手，你那头往左转，我这头朝右绞，三两下就绞干了。

我同事老徐曾羞答答地告诉我，他与

老妻就是以给水站为媒，结下了秦晋之好。老徐这人憨厚老实，乃家中老大且弟妹多，重活都是他顶着，每天缸里用水都由他挑满，新搬来的姑娘在给水站经常得到老徐的帮助，有时看姑娘拎水吃力，他便上前搭把手送回家，了解姑娘的父母都年老力弱、妹妹还小，怜悯之情涌上心头，日后他索性承担了姑娘家担水之责，人嘛，日久生情，如此一来二去也博得了姑娘全家的好感，百年好合也在情理之中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吹响了老城改造的号角，随着大批的老房拆迁进程的加快，结合市政建设项目的推进，大批居民告别了集体用水的给水站，住进了独门独户用水方便的新公房。饱受风吹雨淋的给水站渐渐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了我们远去的记忆。

□ 孙卫星

清明时节，我又回了一趟苏南老家。

此次，我跟随堂哥在村里转悠，他串门时总是手不离杯，一改“手不离烟”的陋习。他说，喝茶能明目通利，抽烟却有害无益。

睡过午觉，我和堂哥坐在小院里，喝着新茶、拉着家常，听得出他对退休生活很是知足：“现在农民也有了养老金，看病也有医保，这日子不比城里人差。”

一得空闲时，堂哥就喜欢拎个双层的茶水瓶，踱到村口小店，与乡亲们围坐喝茶，说得文雅些是“茶叙”，说白了就是“斗茶”——你故意晃一晃透明的茶水瓶，欣赏着“碧螺春”在水瓶里上下浮沉；他特地摇一摇晶亮的茶水瓶，打量着“猴魁”经水一泡溢出了青绿。一群茶客似乎都在悄悄地显摆，“我喝的可是清明前刚采的新茶，价钿贵着呢！”看到某人的茶汤带有酱色，便奚落他喝的是隔年陈货，对方赶紧回嘴：“我平时胃寒，只喝普洱茶，珍藏多年的茶饼值好几千呢！”村里人“斗茶”就是这般的有趣，农家小康生活可见一斑。

村口小店的“茶话会”很有意思，人手一个隔热的茶水瓶，晶莹透亮，茶叶优劣一目了然。若是茶汤浑浊的，怕是不好意思捧出来亮相的。老嫂子是个采茶能手，每逢三月上旬便跑到皖南九华山采茶挣钱了。一谈起九华山茶树，她便如数家珍：“必须赶在清明节前掐尖，嫩绿的茶芽含在嘴里有点甜。”如今上了年纪，儿孙们舍不得她再外出奔波了，她也捧了个茶水瓶，与邻家姑娘们坐享清福了。

步入村口小店，我循着乡音，望着一张张被岁月晒得黧黑的脸庞，不由得心生感慨：昔日农忙时，个个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起早贪黑唯恐误了农时，哪里有空品茶闲聊？割稻时，嫂子们提着一大桶大麦茶走到田头，一声吆喝，汗流浹背的汉子们便牛饮起来，毫不在乎是西湖龙井还是黄山毛峰！眼下不一样了，种田人也有了劳保，含饴弄孙之余便抽空品茶了，居然能分辨出不同茶叶的三六九等，还悠然“斗茶”呢。

年过七旬的本家大哥说起《茶经》头头是道，说起前些年去过宝岛台湾，坐在日月潭边上，喝着阿里山的高山茶，至今仍回味无穷。听得出他有点自嘲，其他茶客并不买账，一位长者说他儿子留学欧洲带回来的“伯爵红茶”也不过尔尔，顶不上大麦茶解渴。一席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我坐在乡亲们中间，听着他们“斗茶”，不禁有感而发：“美不美，家乡水，听着乡音、喝着新茶，倍感美好！”堂哥便接过话茬：“那你就多回来几趟呀，不只是清明时节哦！”我点头答应：一言为定，喝水为甜！

老有所乐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

斗茶